

俄罗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盲音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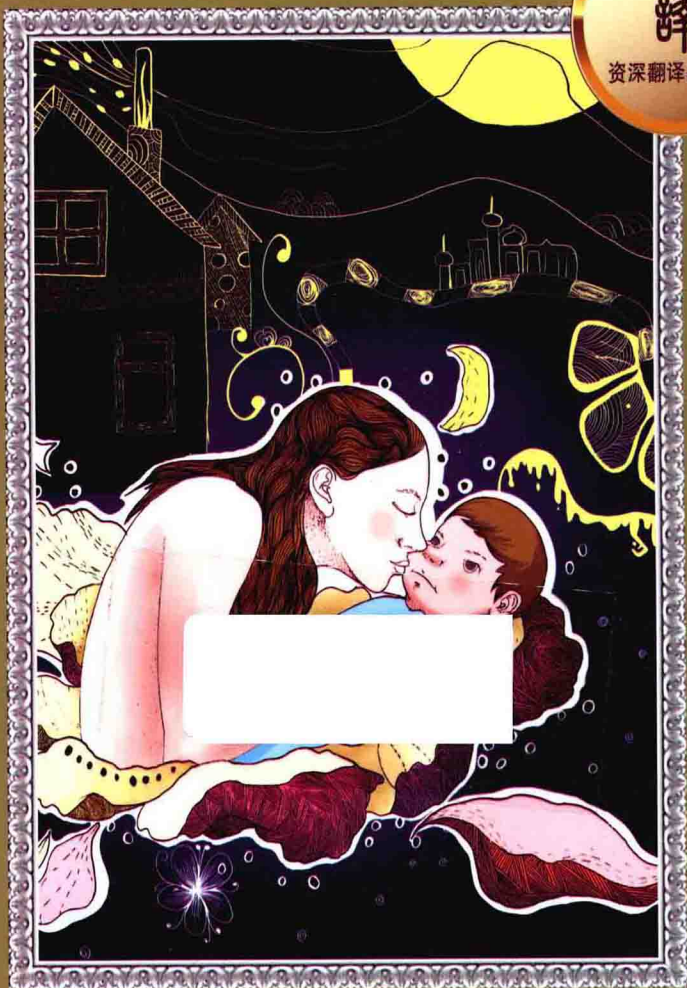
名作名译版

[俄]柯罗连科 著 臧传真 译

译者荣获中国

译

资深翻译家称号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俄罗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盲音乐家

名作名译版

[俄]柯罗连科 著 臧传真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盲音乐家 / (俄罗斯) 柯罗连科著; 臧传真译. — 郑
州: 海燕出版社, 2015. 11
(俄罗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ISBN 978-7-5350-6459-2

I. ①盲… II. ①柯… ②臧… III. ①儿童文学—中
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3947 号

策划编辑: 王茂森
责任编辑: 王 敏
责任校对: 刘学武
插 图: 肖明洁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社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3834455
网址: <http://www.haiyan.com>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9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一个“人”的诞生

——《盲音乐家》的沉思

王 力^①

波佩利斯基家族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但男孩的世界生来就是一片黑暗。

彼得的厄运引起了马克西姆舅舅的沉思。这位老战士早年外出追求自由，身罹伤残，备尝命运蹂躏。多年来，他独自啜饮自己的孤寂与世人的误解，他坚忍不屈而又固执己见。可是有一天，上天送来了一个可以净化他心灵的小礼物——老舅父看到了小彼得和自己命运之间的相似，决定“用自己的思想与影响的力量弥补盲孩子命运中的不公平”，将外甥培养成一个“为生活的事业而奋斗”的人。

上苍似乎刻意塑造了彼得这样一个生命：先是抑制他对世界某些必要的知觉，即不是简单地赋予他才能和机遇，而是将其置于黑暗之中，置于一种懵懂的心灵状态中；然后，在不经意中悄悄“刺激”他，轻声耳语般地提示他，让这个孩子从梦幻般的感觉中渐渐苏醒过来，引导他伸出稚嫩的小手，去触摸那个陌生的世界，去捕捉那悄悄爬上他前额的光亮……

^①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他不是被大声唤醒的，而是自然而然醒过来的。他被大自然那双温柔的手掌不断地催生出一片又一片“迷离的、催眠的、慰藉的思绪”。上天好像是特意做了一次别致的实验：他没有将世界的真相直接展示给他，而是透过一层神秘的烟雾，在耳边把世界描述给他，让他自己去触碰那些不可见但可感知的一切一切，包括一缕草香、一片花瓣、一只小虫的吟哦，或者是一滴悄然垂落的露珠。先是约西姆的柳笛，随即是母亲的钢琴，然后是大自然的丰富音响。在舅父的牵引下，乌克兰的民谣史诗、辽阔的蓝天、苍茫的历史、悲怆的山峦、悠远的古战场，以及拍击着峻峭岸边的任性河流，无数诗意形象的神秘影子悄悄移动，逐渐占据了她的脑海。

开始，男孩的痛苦是深刻的。但也正是这种痛苦的存在，才造就了孩子后来充满智慧气息的内在幸福。这就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先是被折磨，被痛苦推动着，终于走上了命运的正确轨道；就像一股水流在运动中受到巨石的阻碍，飞溅起朵朵矛盾而痛苦的浪花，不停地回旋、撞击，最后终于在悬崖边寻觅得一个敞亮的缺口，从巨石的种种束缚中冲决而下……

没有巨石，就没有惊涛；没有阻隔，就没有反弹力；没有痛苦，就没有冲破痛苦后的幸福感受；没有黑暗的阻拦，就无法证明“光亮”的生命力，就看不出天道的磅礴辉煌与博大精深！

我们看到，一个瘦弱的男孩子被孤零零地丢在田野里，举头幽暗无光，内心茫然无措——然而，这注定就是他的人生课堂。他被“强迫”着开始了他在大自然中的自学生涯。

一个生命的内在秘密开始悄悄呈现他的运动。我们原以为那个强大环境的黑色阴影主宰了他，但慢慢地，我们发现我们错了，真正驱动孩子思绪与感知能力的是主宰并创造一切生命



的那种神秘力量，是一个人与客观世界交融一体的某种精神特性。那些外在环境的物质力量是表层的、脆弱的，随时都可能被击败。

然而，孩子必须首先经历黑暗、孤单与绝望，然后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中挣脱出来。痛苦必须战胜，厄运必须超越，光亮必须从黑暗上空升腾而起。

是大自然教会了他善良与爱。小说中，他独自一人，有时会伏在草地上嘤嘤啜泣——当然不是为自己，不是为痛苦，而是为了某种说不出的内心感动，为了这个世界里许许多多的生命和形形色色的事物。他爱着他们。

从这个天真若璞、弱小如草的孩子的生命进程中，你可以感受到强大的自然之爱。是啊，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道无声无息地润泽着万物，哺育着生灵，而又不露任何痕迹。一切都是她的孩子，一切都是属于她的。上善若水——她爱着一切，用林林总总的形式，包括你能够理解的，与你根本意识不到的。

彼得是属于世界的，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小小分子，鲜活、敏感、脆弱，仰着小脸，无助地渴望着什么……如果他仅仅属于他自己，他注定就是孤独的，他与世界就是分离的，甚至是敌对的。

生命过分关注自身，那个世界就是陌生的和遥远的。然而，彼得与世界注定是一体的。他很少听凭个人的生硬欲望行事，更多的是在顺应或者说学习顺应自然的呼唤。这是这个孩子个性中的最闪光之处。当他固执己见或是一意孤行之际，往往是他最痛苦、最孤独的时候。痛苦与孤独就成为了一个生命疏离于自然天道的不良果实。

起初，他觉得那个世界与己无关。慢慢地，他在黑暗之中



发现了“美”，并开始贪婪地啜饮这种美，品味这种美。他惊喜地觉察到世界早已慷慨地接纳了他。于是，他从孤独走向充实。当他意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的人，积蓄在他体内的爱之洪流，就开始奔涌起来——他要用琴声把伟大的爱播撒给世界与人类。

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天成”的过程：许多角色彼此碰撞、相互组合，又各自纠正，这一切促成了彼得的心灵成长。一切都是合乎天道的，彼得走过的是一条完美的、不无起伏的，然而又是和谐的、必然的生命轨迹。

在彼得完整的心灵历程中，还有他的父母、他的舅父，还有埃韦利娜和约西姆，以及许许多多的人们。他属于他的家庭，他还属于他的社会、他的时代。

人为什么不能完全凭由自己的意志呢？父母溺爱，你就会成为暴君；排斥他人，你就会感到孤独；完全封闭自己，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人民的音乐家。

在生命的奇妙组合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彼此纠偏而产生的“合力”：当苍老的舅父带领外甥走向莫测的原野和人群的时候，他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不是得到了某种净化？与客观世界的原有冲突是不是已经化作了虚幻云烟？当埃韦利娜决意与彼得相守终生之际，她是不是成为了一个突破人的自身局限而利他的伟大生命并获得了她所特有的神圣幸福？

究竟什么才是人的真正幸福呢？换言之，人为什么会痛苦呢？

人是为了幸福而存在的吗？当然，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幸福，但不能仅仅为了自身的幸福而活着。除了你，这个世界还会赋予无数的人们以幸福；除了赋予你幸福，这个世界还会将某些



痛苦推到你的面前。

那么，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呢？

成长！心灵的丰满与灵魂的净化！这才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圣的幸福。人是善的生命，但人更是需要完善的生命。伟大的胸怀注定要具备更为无私博大的爱。而人们渴求的幸福往往是物性的，人们所逃避的痛苦常常是肉体的。但是，不论生活多么富足，心灵缺失的人生，就注定是痛苦的或迷惘的人生。

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必须是走出自我的人。当彼得终于从命运的逼迫中站起身来的那一瞬间，他对人们说：“我觉得……我看见了你们。”

当你真切地体悟到世界之道时，你就看清了这个世界上的“人”。

一个伟大生命的诞生，就是这样艰难而神圣。



附：关于作者与译者

小说作者符拉基米尔·迦拉克切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人：他被沙皇监禁，被命运多次流放，失去过最宝贵的自由。就像遍体鳞伤的马克西姆舅舅一样，他用拐杖支撑住自己，蹒跚而坚定地走在自己崎岖的人生道路上。

柯罗连科的内心有许多故事、许多痛楚。豪迈的激情有时像急流遇阻溅起的浪花，有时则化作一条沉静、晶莹的小溪：没有自我的表白，没有急骤的迸发，没有炫目的光线，如同一条曲曲弯弯、若隐若现的银带，悄然流向那天际……

小说的译者也是一个饱经沧桑、偶尔对着生活轻轻叙说的人。臧传真先生的内心与柯罗连科是息息相通的。与其说他在翻译柯罗连科，不如说他也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属于自己内心的彼得。

先生的语言淡泊轻盈，凝聚着他对人生独到的感悟和体验。没有世俗之声的喧嚣，没有功利的浮躁，也没有轻薄为文者的种种私欲。先生的译文是“流”出来的，没有他人喷泻式的肤浅，更没有挤压下的褊狭。先生的译文是一种歌唱，是大自然的一种美妙回音。它来自一颗曾经痛苦但已经获得自由的心。

先生的《盲音乐家》译本付梓于20世纪50年代，不算耀眼夺目，但经受住了时间的严峻检验——半个世纪以来七次再版，十几次印刷，历久弥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20世纪70年代末，我正在大学读书。同窗间纷纷传看《盲音乐家》这本小说。彼此的兴奋、感佩和崇拜之情，以及晚间宿舍里的热烈讨论，至今记忆犹新。直到有一天，班级的消息



灵通人士带来一个消息：《盲音乐家》的译者调到我们系来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冒失地叩开了先生的家门，见到了一位和蔼的清癯老者。

一年后，我有幸成为了先生的弟子。



乌克兰民族之魂 (代前言)^①

张建贵^②

《盲音乐家》部头不大，译成中文，不过八万多字；但是这部俄罗斯中篇小说内容厚重，有着诗一般的深沉感，值得反复吟味。本文不打算细谈小说的高度艺术成就，只想侧重地就其中心思想谈谈读后感受，以就正于高明。

此书 195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臧传真先生精心翻译并于 1958 年出版，其中文初版的《前言》引述了加里宁对这部作品的思想性所做的评估。加里宁说：“伟大的文学家柯罗连科在自己的作品《盲音乐家》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种个人的幸福是多么不可靠，……当全世界受苦难的时候，一个人是不可能幸福的。”我觉得，他讲的这些话自然也是生活真理，只是对照作品本身看，就不免笼统抽象了一点，窃以为还不足以让我们深入体察其间的真谛。

《盲音乐家》以作家的故乡乌克兰为背景，写一个贵族家庭出身的盲童，在他的舅父，一位身残而志不残的老革命志士的悉心引导下，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成为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受到大众热烈的赞叹和欢迎。这故事写得引人入胜，主人

①原副题为：读《盲音乐家》有感。

②本文作者原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



公获得的幸福，确乎催人泪下，使人奋发。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主人公彼得·波佩利斯基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以音乐参加了生活，获得了荣誉，从而摆脱了个人的悲哀和绝望；他的精神复明主要还在于他那起伏澎湃、波澜壮阔的演奏，集中反映着乌克兰人民的心声，他与民众融为一体了。更具体地说，我们在估价小说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时，不可不注意于它凝聚着乌克兰人民要求摆脱沙皇统治下的不幸命运，争得自由解放的强烈愿望。柯罗连科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深知最直接承受那不幸命运的是苦难的乌克兰下层民众，而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力也蕴藏在下层民众之中。因为我们从书中感知，他是非常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虽然现在许多人听起这些沉甸甸的字眼来以为是老调了。柯罗连科自然清楚，当时全俄罗斯人民都在受苦，正酝酿着反对沙皇专制、要求民主的斗争，何况他本人就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乌克兰下层人民承受着多重压迫，他们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小说隐隐向我们透露，乌克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勇武，曾经用鲜血写下可歌可泣的史诗。可惜我们不熟悉他们这段历史，也不能深刻领会残疾老军人马克西姆所痛斥的“历史的化装舞会和江湖骗术”具体指的是什么，只能从马克西姆这个贵族叛逆者对待社会上下层的不同态度和他大骂“萨迪克”其人等叙述中，可以推断上层分子的背叛，才使乌克兰人民的战斗传统受到了挫折。因此，历史赋予马克西姆一类志士仁人的重大使命，就是不要让年轻人忘记过去，以求星火代代相传，相机而动。而后的事实也表明，乌克兰人民的愿望将实现，埋藏在他们心中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让我们回到书本上来吧。我觉得从内在本质着眼，《盲音乐



家》要告诉我们的，绝不单单是某个个人的幸福与不幸福，虽然其间伴随着主人公彼得的爱情插曲，但全部故事喷薄流溢着的都是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愿望。不是吗？在博大丰富的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哪一部叙事作品没有自己的故事发生地呢？而引人注目的是，此书之于乌克兰，感情色彩则异乎寻常的浓重，并且调子是苍凉悲壮的。书中呼唤的“祖国”，非指全俄，而是指乌克兰；所称颂的“祖先”，也指的是为自由而死的哥萨克先烈。小说以不少笔墨缅怀了他们的光荣历史，讴歌了他们的英勇牺牲，同时念念不忘地执着于他们的理想和遗志。小说的这种笔触在其他同类作品中是不常见的。想想看，构思一部如此精练的中篇小说，何以要挖掘得那么深远，那样的感慨万千呢？而且，书中还一往情深地描写了乌克兰的大自然，说它是“过往的见证人”，哪怕是无形的风，流动的水，也被赋予生命，其间传达出来的同样是一派幽怨情调。就说主人公家中的花园吧，花园里那株高高的山毛榉树，年深岁久，它的枝叶在微风摇曳中，听起来恰如充满灵性似的，日夜倾听着上述一切；而山毛榉的友邻，花园深处那个旧水磨，涓涓细流仿佛在呜咽，竟成了盲少年排遣苦闷的老去处。更不用说，小说还着力写了乌克兰的古老民歌，墓园断碑，钟楼哀音，马车夫小屋的一支木笛，老军人抱怨的今不如昔，以及大学生们的民粹主义热忱。凡此种种，在一部写一个人成才的小说里，本可以不多涉笔，而本书则作为乌克兰特有的风貌、特有的情思，不仅不忽略，而且处处饱含感情，不能自己。之所以能把这些内容与主要人物故事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主人公有幸得到一位老革命家的引导，马克西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让盲外甥走出温室，了解社会，熟悉古先烈遗迹和下层人民的。



就拿自然景观说，譬如上面提到的山毛榉，也并不游离故事情节的主线。主人公由于天生失明，自幼同那株老树的悲叹呼吸与共，因而才在很小的时候就禁不住对马车夫的月下笛声心驰神往，从而唤醒了他的音乐天赋。我们说民间乐曲的吹奏人约西姆就是彼得音乐生涯的启蒙教师，而这也也就自然而然地为马克西姆舅舅培育外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无不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最后还会在音乐家彼得的战斗性演出中，汇合成波涛汹涌的音乐形象，激动人心。与此同时，我还觉得，小说之所以以一个盲人为主人公，也不是单纯为了题材新颖，而是与作家的创作思想紧密关联，同样是意味深长的。盲人的世界里是无边的黑暗，盲人的困难比一般人更大，在暗无天日的重压下成就一番事业，寻求子孙的光明，必得付出更艰巨的努力。这其间的象征意味，来自于柯罗连科平素所看重的浪漫主义想象。不过就总体而言，《盲音乐家》是现实主义的，即使是象征，也以精湛的写实为基调，而不去借重于幻想描绘。

质言之，柯罗连科在他这部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中，除去表现反专制的革命民主思想外，其着重点就在于小说寄寓了乌克兰的民族自决和民族自由理想，这自然是加里宁当时不可能道及的，也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不曾论述的，读者须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也正是基于上述情形，决定了《盲音乐家》的写作难度非同一般。

首先，盲人敏感，其心灵发育的复杂过程，作者不可能切身体验；而作者笔下这个不幸的主人公偏偏要具有得天独厚的神经系统，他那内在心理发展动态，真正是一波三折，起伏跌宕。贵族庄园原本高高在上，盲童独生子在优越环境中养成的自私



自尊，反而使他对自已的不幸比一般盲人更觉得痛苦，偶然触发的精神危机，会使他嫉妒憎恨一切人，哪怕是主动前来陪他读书的埃韦利娜——他未来的娴静妻子——也在所难免。在激怒或沮丧之下，他不再有一点自信，只想一径找那个旧水磨为伴。这就是说，贵族盲儿接受老革命家的培育，在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战斗队伍中，用他手中特有的武器做一名新兵，命运注定那道路是极不平坦的。作者在打一场攻坚战，他没有把这一切简单化。最见功力的是，作品刻画贵族盲少年不放弃挣脱黑暗、追求光明的强烈冲动，他在每件事情上极其微妙、极具戏剧性的心理变化，运笔切实细腻，丝丝入扣，常常是十分传神的。彼得的性格发展历程，也随着年龄增长和境况转移，阶段性特征清晰合理。或许最后的成熟阶段，节奏较快，可是作者笔锋灵巧，如同瓜熟蒂落，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不枉费一词一句。就这样，凭借着细致的观察、深入的研究和高超的表现技能，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规定的人物，主人公彼得——盲音乐家的艺术形象令人信服地塑造成功了。顺便说一句，其他人物也莫不栩栩如生，尤其是老革命家马克西姆的典型形象，不但鲜明突出，而且坚实崇高，他残疾了，可依旧刚强，使人无比喜爱。能够使读者信服，也就能感染读者，打动读者。

难点之二：乌克兰人民的情绪也不便明白表达。在反对沙皇专制这点上，他们和俄罗斯民众是完全一致的。作者也长期生活在俄罗斯，对那里的农民和其他受苦人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大批致力社会变革的进步人士葆有同胞般的友谊。因此在大俄罗斯这个共同体中，他内心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现阶段还只能通过风物人情的渲染和曲折隐晦的手法加以表现，读者如果细心，当可理会。举例说吧，主人公彼得随同家人到西



部远游，在大学生们带领下，有一天凭吊了先辈哥萨克统帅卡雷的坟墓。我们知道，老军人马克西姆残疾之后，轻易不说话，他常常待在自己的书房里，口含烟斗，在烟雾缭绕中沉思默想，他对盲外甥的教导，也是要言不烦而语重心长，他的话往往是很有分量的。当他看到历史上有名的卡雷的葬身之地时，他的第一句话是：“老强盗，瞧你埋到哪儿来啦！”随后又沉思着重复了一句：“他怎么会葬在科洛德尼亚呢？”我们不妨留心一下，“老强盗”三字出之于马克西姆之口，声吻毕肖，这实在是同志间亲切的称呼，显然是戏谑地采用了沙皇政府的说法。它告诉我们，卡雷和他的勇士们曾经做过反叛者，是同沙皇的军队打过仗的，故而那下面一句意味着：你应该死在同沙皇军队厮杀处才是。这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①试想，倘若真的像残存记载所说那样，卡雷他们一直在抗击波兰人的外来侵犯，怎么能戏称之为“强盗”呢？何所据而云然？这其间就包含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一个大学生搜集到卡雷墓中还同时埋了一个盲人歌手从军者，不禁喊道：“我们乌克兰从前有过多么轰轰烈烈的时代呀！”他是在激励自己和同伴，马克西姆还在这墓地上，对青年们现身说法，他有些话需要专门加注脚，最后得出的结论则相当明确：“还得永远做斗争。”什么性质的斗争呢？无疑是要继承哥萨克先烈的遗志，实现乌克兰人民的夙愿，哪怕通向胜利的路是漫长的。看吧，这一行人在途中不断地眺望田野间冒出来的累累荒冢，再想想弥漫于全书的悲歌义烈氛围，怎能不感到这作品寄托遥深呢？

笔者简陋，在我所涉猎的外国文学读物中，《盲音乐家》堪称是真正的力作，我愿意把它当作一部意味深长的诗篇来读，也就有兴趣就有关内涵和大家加以讨论和探究。

^①见于《论语》。夫人，这个人。意思是说：这个人不说话，可是一说就说到点子上。



第一章

—

深夜，西南边区一个富裕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孩子。年轻的母亲躺在床上深深地陷入昏迷状态中，但当房里传出新生婴儿细弱而凄凉的第一声啼哭时，她眼闭着在床上辗转不安起来了。她的嘴里嘟哝着什么，在带有孩子气的温柔而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忍受不住痛苦的面容，仿佛娇生惯养的孩子尝到了他未曾有过的痛楚。

产婆的耳朵凑到她喃喃低语着什么的唇边。

“为什么……他这是为什么？”产妇以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问。

产婆不明白她问的是什麼。孩子又啼哭了。产妇的脸上露出剧烈的痛苦的表情，一大滴泪珠儿从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为什么……为什么？”她仍然低语着。

这次产婆明白她问的是什麼了，平静地答道：“您问孩子为什么哭吗？都这样，您放心吧。”

可是母亲安静不下来。婴儿一啼哭，她就哆嗦，气恼而焦躁地不住地问：“为什么……哭得这样……这样凶？”

产婆在孩子的啼哭声里听不出有什么特殊，她发觉母亲似乎是在昏迷的状态中说话，也许，简直是说梦话，便撇开产妇照料孩子去了。